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

重編張仲景傷寒證治發明溯源集卷

虞山錢潢天

男格壽平

門人湯煥彥威訂

太陽篇下

風寒兩傷營衛證治第六

風寒證治

太陽中風。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而煩燥者。
大青龍湯主之。若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服之則

厥逆筋惕肉瞤。此爲逆也。以真武湯救之。

夫發熱汗出惡風。頭項強痛而脉浮緩者。爲太陽中風。若發熱頭項強痛。身疼腰痛。骨節疼痛。體重嘔逆惡風無汗。脉陰陽俱緊者。爲太陽傷寒。此條以太陽中風四字冠之。而曰脉浮緊發熱惡寒身疼痛。不汗出。是中風而見傷寒之脉證矣。然諸脉證中。惟脉浮而煩。及發熱惡寒。皆中風所有之脉證。故爲風寒並感。營衛兩傷之證也。蓋風鬱則煩。寒鬱則躁。風寒並鬱於營衛之間。不得汗泄。故作煩躁也。用桂枝。則去

風而遺其寒。用麻黃則治營而忘其衛。故以去芍藥之桂枝湯。合麻黃湯並用。加入石膏者。所以治鬱熱之煩躁也。三者並馳。風寒鬱熱之邪解矣。故立大青龍湯主之。然青龍之制。非但爲風寒並感之大綱。直爲溫病治表之一大柱也。後人不知。輒歎爲仲景詳於治傷寒。畧於治溫。故春溫一證。漫無成法可師。爲古今之闕典。豈知溫證治法。已苞舉於六經條治之中而不覺也。其寒熱溫涼補瀉之法。豈又在中風傷寒之外邪。然此方原爲脉緊無汗者立法。如上篇脉

浮弱而汗出惡風者已屬陽浮陰弱汗自出之中風而麻黃湯已爲禁劑矣。若脉見微弱則與浮緊大相逕庭矣。浮緊爲表邪實。微弱則真陽虛。其虛實迥殊。故脉見微弱而汗出惡風者非表邪所致。乃足少陰腎中之真陽已虛。不能升發而爲衛氣。所以衛陽不能固密而汗自出。陽虛不任外氣而惡風寒也。故曰不可服。若誤服之。適足以亡陽而致陰氣上逆。四肢厥冷。陽虛無以噓養其筋肉而惕惕然顫動矣。此皆爲誤汗亡陽之逆變也。若犯此者當急以真武湯救

之。此與上篇誤汗條下。身瞤動振振欲擗地之亡陽
同一治法。但彼曰主之而此曰救之。則危急存亡係
焉。臨證施治者。當知所急矣。

大青龍湯方

麻黃

六兩
去節

桂枝

二兩
嫩枝香
甜者不苦皮

杏仁

單枚去
皮尖研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石膏

如雞子大
研細羅

右七味。以水九升。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
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取微似汗。汗出多者。溫粉撲之。
一服汗出者。停後服。汗多亡陽。遂虛惡風。煩躁不得眠。

也

青者東方木之色也。龍陽物也。蓋飛騰變化。行雨之神物也。然龍之爲物也。特鱗蟲之長耳。非能自爲飛騰變化也。不過隨陽氣而出入上下。以成其用耳。故三冬陽氣在下。則潛藏伏蟄而不見。故謂之潛龍勿用。陽氣出地。則曰見龍在田。至陽氣上升。則曰飛龍在天矣。其所以潛而勿用者。以三冬陽氣在下。則陰氣在上。龍性純陽。故潛藏於陽氣之中。而不敢出。出過陰寒肅殺之氣。則死矣。故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其出也。陽氣上升。則雷出地奮。龍隨之而啓蟄。上騰。此所謂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而少陽之氣發生。萬物草木敷榮矣。其藏則伏於北方之坎。其動則出於東方之震。故曰青龍。青龍湯者。人身之春劑也。青龍主令於春者。春即人身生和長養之氣也。蓋少陽木氣喜於發散。若爲寒氣所持。則鬱而不達矣。必使陽氣升發。然後降而爲雨。雨猶人身之汗也。得汗則發泄而陽氣得伸。故以大青龍爲行雨之神而發之。所謂木鬱則達之也。若汗出惡風而見微弱之脉。爲

真陽大虛之候。用之則爲亢龍而有悔矣。故曰不可服也。仲景氏立方命名之義。蓋有定指。夫春令少陽風木用事。陽氣透地而爲風布。其生和。發育萬物。爲春木司令之正氣。若風木太過而偏勝。或不及而抑鬱。則爲淫僻之邪。即能傷人害物。其感之而病者。謂之中風。以木得陽氣而生。其性溫煖。故爲陽邪。其證發熱惡寒。其脉浮緩。陽邪止傷陽分。所謂水流濕。火就燥也。故獨傷衛氣。以致皮毛不闔而自汗。以桂枝湯和解其邪。得微汗則營衛和諧而愈矣。若以風不

行令之時。溫煖宣發之候。而值六氣之變遷。爲乍寒所中。則雖以風傷衛之時。而有寒傷營者矣。月令所謂季春行冬令。則寒氣時發。叔和例中。但知霜降以後。至春分已前。爲傷寒。而不知春分以後。猶有寒氣時發也。以陽氣宣發之時。而爲寒邪所閉。腠理不通。陽氣怫鬱。發熱惡寒。身疼不汗而煩躁。故立大青龍湯以治之。雖爲風寒兩解之法。而注家以此條雖曰太陽中風。而傷寒脉證居多。遂謂寒多風少。不知下條之名曰傷寒者。雖中風脉證居多。亦以大青龍湯

發之。此正互相發明之義也。立方之意。蓋以風木之陽邪。爲客寒所勝。鬱而爲熱。旣當治其勝氣。又宜平其鬱邪。故於治傷寒中。兼平風木之溫邪。而於麻黃湯中。倍加麻黃。又以桂枝湯。非傷寒所宜。故去芍藥之酸收。增入石膏辛寒清肅之品。旣可以開腠理而汗泄其寒邪。又可以和衛氣而涼解其溫熱。夫人身之汗。猶天地之陽氣。爲陰氣所遏而爲鬱蒸。陽氣屈伏之甚。則陽蒸陰而上騰。是爲地氣上升。升者雲也。陽氣所蒸之陰氣也。至升已而降。降者雨也。即蒸騰

之陰氣隨陽氣而下降也。陰陽應象論云。地氣上爲雲。天氣下爲雨。雨出地氣。雲出天氣。若是也。如此則陰以陽升而龍隨之以升。陽隨陰降而龍隨之以降。天地之陽氣得伸。陰氣得平。鬱蒸化而爲清寧矣。謂之青龍湯者。所以治春溫中之傷寒者也。其以麻黃之全體。而兼桂枝白虎之半者。蓋以非青龍之春煖。不能發寒氣之鬱結。非白虎之秋肅。不能除風熱之溫邪也。然非獨春煖之傷寒爲然也。即以此治冬月之溫邪亦然也。雖夏至前後溫暑之時。設有寒傷營

而不汗者。亦無不然也。是以內經專以春夏秋冬。論
人身肝心肺腎。立一定之體。而後申其變。蓋因立萬
世之經常。不得不然也。仲景絕不言春夏秋冬。而立
法處方。隨時變化。以合其轍。是能以圓活變化之機。
而不離乎經常者也。故其自序中云。撰用素問九卷。
豈虛語哉。世人謂麻黃發汗。止宜於冬月之傷寒者。
皆限於叔和之例也。若是。則彼所謂春分以後。秋分
節前之時。行寒疫者。又屬何病邪。即使溫煖之候。必
以麻黃爲不可用。若青蒿湯之寒溫並解者。亦必不

可用魴總之仲景之書有叔和而始晦傷寒一例遂
畫千古之定限印定後人眼目而後之學者又皆死
受其束縛而不敢變遂致仲景之活法變而爲膠柱
鼓瑟之法矣其如天下後世何故不得已而申其辨
也

貞武湯方

茯苓

三兩

芍藥

三兩

生薑

三兩

白朮

二兩

附子

一枚去皮
破八片

右五味以水八升煮去滓溫服七合日三服

真者。先天純一不雜之氣也。代者。乾金之用。陽氣之動也。以乾金之堅剛不屈。陽氣之發揚蹈厲而言也。在八卦則爲坎之中爻。一陽居於二陰之間。乃先天乾中之陽。丹家所謂水中金。陽氣潛藏之象也。在六十四卦。則爲復之初爻。實震之下爻。一陽生於黃泉之下。少陽生發之象。黃鐘之實也。亦謂之玄武。玄武北方天一之水也。謂之玄者。陰陽未判。赤黑未分之色也。蓋陽赤陰黑。混淆於太極之中。故其色玄也。天地以十一月冬至子之半。陽氣萌於至陰之中。一陽藏

於坎水之內。謂之潛龍。以陰寒盛極於上。不敢飛騰。故就陽氣而伏蟄於深淵。待陽氣出地。與陰氣相薄。發為雷電。乃能乘之而飛越天表。及至雨霽雲收。陽氣歛藏。龍亦隨之而復歸江海矣。豈能常飛不潛。常現不隱。時夭矯於天際乎。不然。陰盛於下。陽極於上。龍無所歸。雖以昭昭之靈。有爛死泥沙已耳。能無患乎。所謂亢龍有悔也。若真陽之在人身也。處兩腎之中。所謂命門是也。腎本冬臟。六節藏象論云。腎者主蟄封藏之本。精之處也。上古天真論云。腎者主水。聚

五藏六府之精而藏之。夫腎者。天一之水也。精者。陰之凝聚也。精爲陰氣之極。故曰天癸。癸者。十干之終。癸盡則甲出。陰極陽生之處也。以真陽生於至陰之中。故陽氣藏於陰精之內。廣成子云。人身中真陽之氣。藏於陰精之內。精氣者。真氣之母。真氣者。精氣之子。常將子母相守。故不死復歸其根是也。是以命門藏於兩腎之中。其象爲坎。命門者。真陽也。兩腎者。真陰也。其出也。則爲三焦之用。名曰相火。相火者。龍火也。其入也。藏於兩腎之中。謂之真陽。真陽者。潛龍也。

真陽雖處下焦。而能熏蒸穀氣。升發清陽。直達皮膚。而爲衛氣。衛氣者。真陽之發越也。所以溫肌肉。固腠理。司開闔。而肺藏主之者也。其出於腎而主於肺者。何也。水熱穴論云。其本在腎。其末在肺。故也。肺腎何以有本末之稱乎。蓋腎者。人身之地氣也。肺者。人身之天氣也。真陽發越。地氣之上升也。呼吸流貫。天氣之下降也。六微旨大論曰。升已而降。降者爲天。降已而升。升者爲地。天氣下降。氣流於地。地氣上升。氣騰於天。高下相召。升降相因也。故地氣升而爲雲。天氣

降而爲雨。所以陽氣勝而鬱蒸。陰液泄而爲汗。故曰陽之汗。以天地之雨名之。汗泄出於皮毛。肺藏主之。肺以藏魄。故曰魄汗。汗者。所以開腠理而泄寒邪。散鬱熱者也。若寒傷營分。腠理鬱結。發熱惡寒。身疼無汗者。則宜發之。然亦微似汗而已。若脉微弱而汗出惡風者。不可發也。脉微弱則真氣已虛。汗出惡風。則衛氣衰弱。陽虛可知。故少陰條下。有脉微不可發汗之禁。更誤服大青龍湯。而犯虛虛之戒。使衛氣喪失。真陽敗亡。遂致有厥逆。鬲惕之變。此時孤陽飛越於

外。陰寒獨盛於中。使龍不歸淵。頃刻有喪亡之禍。故非真武不足以救之。茯苓淡滲而下走。導入水源也。芍藥斂陰。酸以收之也。薑朮俱入足太陰。所以建立中氣。薑朮可以宣達陽氣。朮可以培土制水。附子所以急救坎中之陽。恢復命門真氣。招集散亡之陽。使陽氣仍歸下焦。則天根溫煖。龍方就之以居。故能導龍歸窟。龍本坎中之陽。北方之位。龍之所生。龍之所潛。乃其故處。實其安宅也。武之與龍。雖有陰陽之分。本爲一體。所謂龜蛇同氣也。沈存中云。六氣方家以配

六神。而方唯五。東方厥陰之氣。其性仁。其神化。其色青。其形長。其蟲鱗。唯龍之青者。可以體之。然未必有是物也。其他取象皆類此。如朱雀居南。白虎居西。玄武居北。勾陳之虛。位居中矣。然則騰蛇何所居乎。不知唯北方有二。曰玄武。太陽寒水之氣也。騰蛇。少陽相火之氣也。在人爲腎。腎亦有二。左屬太陽膀胱寒水。右屬少陽二焦相火。火降而息。水騰而爲雨露。以滋五藏。上下相交。此坎離之交。以爲否泰者也。故腎爲壽命之本。夫沈氏之以兩腎爲左水右火者。非

難經高陽生之僞說也。所以論兩尺脉爲三焦膀胱之寄體也。推其本體之坎象。則左右皆腎而俱屬坤陰。唯中爻則先天之乾陽也。所謂乾坤交媾罷。一點落黃庭。乃生天生地生人物之根本也。一陽陷於二陰之間。是騰蛇居於玄武之中。騰蛇本能興雲霧而飛遊。蛇之能化龍者也。故荀子謂其能無足而飛也。以其潛伏而將出飛騰。故謂之騰蛇。至乘陽氣而飛騰。乃爲龍耳。今人於真武像前。設龜蛇之形。不置之於左右。而必以蛇加龜背者。所以象夫坎之體也。蛇

者。坎中一畫之陽爻也。龜者。上下二陰之四段也。蓋先天真陽。非坎不藏。仲景深知消息。故其立方用意。所以溫養坎宮。使真陽歸其魂而返其宅。已盡坎離之用。所以但有真武湯。而無朱雀湯也。歷代名家。俱未詳其義。方氏條辨。又不揣其意。謂真武專位乎北。而爲司水之神。龍旣不能外水以自神。水又必由真武以神其主。吾知其不能不降於真武矣。喻氏復取其說。亦云真武乃北方司水之神。龍唯藉水。可能變化。設真武不與之以水。青龍不能奮然升天。可知是

皆但知真武爲水。而不知水中有火。但以真武爲陰。而不知陰中有陽。如此而曰舍天人致一之理者。不足以譚醫。何哉。又引許旌陽斬蛟事。謂蛟蜃之精。從硯水中逸去。水怪原有尺水丈波之能。向非真武坐鎮北方。天地間久爲龍蛇之窟矣。惜哉通儒。少究玄理。亦習此世俗之談。何以尚論千古邪。

傷寒脉浮緩。身不疼。但重。乍有輕時。無少陰症者。大青龍湯發之。二

前條用大青龍湯。以中風冠之。皆見傷寒之脉症。此

條亦用大青龍。又以傷寒冠之。而見中風之脉症。非有風寒輕重之分。皆所以互相發明其義也。浮緩中風脉也。身不疼。承上文發熱惡寒身疼痛而言也。因承上文。故不復言發熱惡寒也。身不疼者。寒邪輕也。身不疼而但重。唯身重則陰寒之見證也。凡證屬陰寒則身重。所以寒傷營者身重。而邪入陰經者亦重。故少陰有四肢沈重而疼痛也。然乍有輕時。則重爲陰邪而屬傷寒。輕爲陽邪而屬中風矣。故爲風寒兩傷營衛之證也。無少陰證言無上條脉微弱汗出惡

風之脉症也。前脉微弱而汗出。即指少陰腎臟虛寒。亡陽而言也。此云少陰症。亦即指脉微弱而言也。有少陰證者不可用。無少陰症者方可服。皆所以反覆申明其義也。以衛氣乃真陽之發越。真陽爲衛氣之根源。故陽虛者不可發汗。誤汗則陽氣喪亡而厥逆。潤惕也。所以少陰條下云。脉微不可發汗。亡陽故也。辨誤。前條冠之以中風。而所見傷寒之脉症居多。注家遂以爲寒多風少。此條以傷寒二字爲首。而所見反中風之脉證居多。注家又以爲風多寒少。不知

仲景立法垂訓。唯恐不明。故前以中風立名。則多見傷寒之脉證。此以傷寒立名。則多見中風之脉證。以見風寒兩停。皆前後轉換之法也。前云脉微弱汗出惡風者不可服。此云無少陰症者可用。皆所以互相發明其義耳。非有多少之別也。觀前後皆以大青龍湯發微似汗以治之。則曉然矣。若果係熱多寒少之症。則仲景必明言之。如下文桂枝麻黃各半湯及桂枝二越婢一湯之二條可見矣。

太陽病得之八九日。如瘧狀。發熱惡寒。熱多寒少。其人

不嘔。清便欲自可。一日二三度發。脉微緩者。爲欲愈也。脉微而惡寒者。此陰陽俱虛。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也。面色反有熱色者。未欲解也。以其不能得小汗出。身必癢。宜桂枝麻黃各半湯。

邪入太陽。至八九日經盡而不解。發熱惡寒。往來如瘧狀。此邪客營衛。風寒並感也。熱多寒少者。風多於寒也。因先中於風。又爲寒邪所襲而不得解也。如瘧狀。則疑邪入少陽矣。若邪入少陽。則必嘔而發熱。其人不嘔。則知邪氣未入少陽也。太陽表邪。雖亦有嘔。

證然無往來寒熱之似瘧。故知仍在太陽也。邪在太陽而不嘔。邪氣之輕者也。其小便清。又知邪未入裏。邪氣輕而猶未入裏。故欲自可也。一日二三度發者。在衛之風邪勝。入營之寒氣輕。邪浮於表。出入淺近。易於往來也。至真要大論云。邪正之會遇有多少。陽氣多而陰氣少。則其發日近。所以瘧論篇中。但責重於衛氣也。若邪入少陽之經。則邪入者深。一日不能發二三度。或一日。或間日作矣。邪既浮淺。脉又微緩。微者。非微細之微。言較前畧覺和緩也。以脉緩。故知

邪氣將解而欲愈也。何也。寒邪未解之脉當浮緊。或陰陽俱緊。風邪未解之脉當浮緩。今不浮不緊而漸覺和緩。故爲欲愈也。若以此證而脉微惡寒者。則又知其非欲愈之脉矣。前以發熱惡寒。一日二三度發。故以脉之微覺其和緩。而知其爲欲愈。此所謂微者。乃輕微細小之微。非微緩之微也。脉微而但惡寒。乃陰陽俱虛。即大青龍湯條下之脉微弱汗出惡風之義也。陰虛則津液不足。陽虛則衛氣衰微。故不可更發汗。更下更吐。自當以溫經補虛爲急矣。若如上文

諸症。脉雖微緩而面色反有發熱之赤色者。是脉雖微緩。其風寒猶在表而未欲解。即併病條中所謂面色緣緣正赤者。陽氣怫鬱在表。當解之熏之之義也。未解則風寒鬱於皮膚之間。不得小汗出以散其邪。則身必作癢。故當以桂枝麻黃各半湯。約其劑而兩解之也。

桂枝麻黃各半湯方

桂枝

一兩十
六銖

芍藥

一兩

生薑

一兩
切

大棗

四枚

甘草

一兩

麻黃

一兩
去節

杏仁

二十箇
去皮研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一升八合。去滓。溫服六合。

此以風寒兩傷營衛。故以桂枝麻黃之半。合而爲各半湯。以並解之。然邪雖浮淺。恐芍藥之酸收。斂營分之寒邪。故止留其三分之一。又欲其汗小。已有桂枝可發微汗。故麻黃杏仁亦止留其三分之一。尚恐其太泄。又以芍藥微斂之。而能適中病情也。且所煮不過一升八合。所服六合而已。爲劑小而所服者少。自無過發之弊。恰可以解散其邪已耳。無太過不及。此

所以爲時中之劑歟

太陽病。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脈微弱者。此無陽也。不可
更汗。宜桂枝二。越婢一湯。四

太陽中風。發熱惡寒。熱多寒少。與前證相似。但未詳
言其如瘧不嘔等證耳。前云脈微緩。則爲欲愈。脈微
而但惡寒。已爲陰陽俱虛而不可汗吐下矣。此條承
上文以明陰陽俱虛。而又獨申其陽虛之治也。前
云脈微緩爲和平而欲愈。此云脈微弱則細軟而無
力矣。故曰無陽。無陽者。命門真陽之氣衰少也。真陽

既衰其升發之衛氣浸弱。故云不可更汗。汗之則陽氣必敗矣。即前青龍湯條內。所謂脉微弱者不可服之一義也。無陽既不可發汗。風寒又非汗不解。持其兩端不得已而約其制。變其法。為桂枝二越婢一湯以微解之。越婢湯者。以熱多寒少。故用石膏多於麻黃也。

桂枝二越婢一湯方

桂枝十八銖

芍藥十八銖

甘草十八銖

生薑一兩三錢切

大棗四枚

麻黃十八銖

石膏二十四銖研

漢銖兩法見本草

右七味。㕮咀。以水五升。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本方當裁爲越婢湯。桂枝湯。合飲一升。今合爲一方。桂枝二越婢一。

此亦風寒兩傷營衛之劑也。名曰桂枝二越婢一湯者。煮成桂枝全湯而用其十分之二。又煮越婢全湯而用其十分之一也。今雖以兩方合爲一劑。而攷其分兩。如桂枝芍藥之各三兩。止存其十八銖。是三兩而存七錢半。比之全湯。亦止用其十之二也。越婢之麻黃六兩。止用十八銖。亦七錢半也。石膏八兩。止用

二十四銖。乃一兩也。較之全湯。亦止用其十之一耳。
其甘草生薑大棗兩方皆同。亦彷彿其分兩而已。所
以謂之桂枝二越婢一湯。然越婢之名。成氏以爲能
發越脾氣。引外臺方名曰越脾湯。謬也。此爲太陽治
表之藥。與脾藏何涉。而有此名邪。方氏謂越踰也。婢
女子之卑也。女子陰也。卑少也。謂少陰之脉微弱爲
無陽。難於發汗。方用越婢者。寓發於不發之中也。喻
氏亦取其說。謂石膏之辛涼以兼解其寒。其柔緩之
性。比之女婢。猶爲過之。用之可無恐矣。愚竊謂未必

然也。想仲景當時。或以此治越人之婢而得効。遂以名方。亦未可知。但亦不必深求。况立名之義。無大關係。當存疑而置之。弗論可也。奚用強解乎。

服桂枝湯。大汗出。脉洪大者。與桂枝湯如前法。若形如瘧。日再發者。汗出必解。宜桂枝二。麻黃一湯。五

此所以別中風。及風寒並感之疑似。恐人誤用麻黃湯也。上半截論。但中風而無寒邪之證。自形如瘧以下。乃風寒均有之證也。言太陽中風。服桂枝湯。其風邪在衛而浮淺。當取微似汗。則傷衛之風邪解矣。使

入汗出。則犯如水流瀉之戒。而病不除矣。脉洪大。非浮而洪大。中風鬱熱之所致。非傳入陽明之大也。若邪入陽明。當見陽明症矣。此所謂洪大。所以別其無寒緊之脉也。然中風之脉浮緩。此何以洪大乎。觀其服桂枝湯而不能解。知其爲風多而鬱熱之邪太重。故脉變洪大也。脉雖洪大。而太陽中風之發熱汗出等證仍在。當仍與桂枝湯如前法。令出微似汗可也。若往來寒熱。形狀如瘧。而一日再發。則是風邪在表。爲寒氣所襲。遂成風寒並感。營衛兩傷之證。即前條

一日二三度發之義也。亦以風寒所入者浮淺。故一日得再發也。如此。則不但當用桂枝湯獨解衛分之邪。并當用麻黃湯兼發營中之汗矣。然一日再發。當以在衛之風邪為主。入營之寒氣次之。故以桂枝二麻黃一湯治之。

桂枝二麻黃一湯方

桂枝

一兩十七銖

芍藥

一兩六銖

麻黃

十六銖

杏仁

十六箇去皮尖

甘草

二兩一銖

生薑

一兩六銖

大棗

五枚擘

右七味。以水五升。先煮麻黃一二沸。去上沫。內諸藥。煮

取二升。去滓。溫服一升。日再服。

同前如瘡之證。而前用桂枝麻黃各半湯。此用桂枝二麻黃一湯者。蓋因前條八九日即如瘡狀。乃風寒並感營衛之邪。兩無輕重。故以各半湯治之。此因本是中風。所以但服桂枝湯。下節又兼感寒邪。以致形狀如瘡。爲風多於寒之證。故以桂枝二麻黃一湯治之。然此所謂一二者。又非前桂枝二越婢一湯之法矣。前照二湯之全方而用其分兩之一二。此則以桂枝湯兩倍合麻黃湯一倍准之也。

服桂枝湯。或下之。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心下滿微痛。小便不利者。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主之。六

頭項強痛。中風傷寒均有之證也。翕翕發熱。是熱在皮毛。中風證也。無汗則又傷寒之本證矣。就此諸證。爲風寒兼有無疑矣。而但服桂枝湯。是治風而未治寒也。故仍頭項強痛。翕翕發熱。無汗而不解也。又或誤下之。所以有心下滿微痛之證。乃下後邪氣陷入而欲結也。小便不利。太陽之熱邪內犯膀胱。氣化不行也。治之以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未詳其義。

恐是後人傳寫之誤。未可知也。即或用之。恐亦未能
必効也。夫風寒並感。以桂枝麻黃各半湯治之可也。
表症未除。誤下之。而心下滿微痛。則邪氣欲結未結。
梔子豉湯之類。吐而越之可也。邪犯膀胱。五苓散導
之可也。計不出此。而以桂枝湯去桂。加茯苓白朮湯
主之。何也。蓋桂枝湯之能解風邪。皆賴桂枝之辛溫。
可以汗解其邪。用芍藥者。因營陰弱而汗自出。故用
之以斂陰收汗。若傷寒無汗者。必不可用。今仍頭項
強痛。翕翕發熱。無汗。既不以麻黃桂枝並用。若曰桂

枝去芍藥則可。若反去桂枝而留芍藥。其如無汗何。茯苓雖能滲利小便。而白朮又除濕補中之物。將置未解之表證於何地邪。余故疑其未能取効也。成注謂外證未罷。無汗小便不利。則心下滿微痛。爲停飲也。與桂枝以解外。加茯苓白朮以行留飲。殊不知桂枝已去。豈能解外。加茯苓白朮。即能使留飲行動邪。王肯堂云。或問頭項強痛。邪氣仍在表也。雖經汗下而未解。何故去桂。加茯苓白朮。是無意於表證也。曰。此非桂枝證。乃屬飲家也。頭項強痛。旣經汗下而不

解心下滿而微痛。小便不利。此爲水飲內蓄。邪不在表。故去桂枝。加茯苓白朮。若得小便利。水飲行。腹滿減而熱自除。則頭項強痛悉愈矣。如十棗湯證。頭亦痛。乃邪熱內蓄而有伏飲。故頭痛。其水飲頭痛。不須攻表。但宜逐飲。飲盡則病安矣。王氏此論。其或問一節。頗合於理。而後論悉遵成注。以茯苓白朮爲逐飲而設。又旁引曲喻。以十棗湯之頭痛。證明其說。豈理也哉。如翕翕發熱無汗。明是太陽表症。雖心下滿而微痛。又未痞鞭引脇。何見其必爲停飲乎。若果屬停

飲十棗雖或未可遽用。何半夏之辛溫滑利。亦竟捨之而不用邪。芍藥茯苓白朮。果能利小便。逐水飲而使諸表證悉愈邪。仲景立法。豈方不對證。而能爲後世訓乎。余竊疑之。大約是歷年久遠。後人舛誤所致。非仲景本來所系原方。近代名家。悉遵成氏之訓。俱強解以合其說。謂用之而諸證悉愈。吾不信也。

桂枝去桂加茯苓白朮湯方

於桂枝湯方內。去桂枝加茯苓白朮各二兩。餘依前法煎服。小便利則愈。

傷寒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者。與承氣湯。其小便清者。知不在裏。仍在表也。當須發汗。若頭痛者。必衄。宜桂枝湯。
七

此條以傷寒名始。而以桂枝湯終之。亦風寒並有之證也。不然。桂枝湯爲傷寒之禁劑。何可用乎。蓋以風寒並感故也。上截先言傷寒熱邪歸裏。以起下截小便清一段。以反覆申明表裏之辨。因上文是起下語。在所當忽。故承氣湯不言大小及調胃也。六七日邪氣入裏之候也。傷寒六七日不大便。是熱邪結於裏。

也。頭痛有熱者。邪熱在裏。腸胃不通。熱壅上焦而頭痛也。其熱則或蒸蒸之熱。或日晡潮熱。非寒邪在表之頭痛有熱也。故當與承氣湯下之。若不大便六七日。頭痛有熱而小便清者。則知邪不在裏。其頭痛發熱之邪。仍在表也。若小便清而頭痛。則裏雖無熱而有中風之陽邪盛於上也。如不解散其邪。必至衄血而後已也。故當用桂枝湯微似汗以解之。

傷寒發汗解半日許復煩。脉浮數者。可更發汗。宜桂枝

湯八

傷寒而用桂枝湯。與上條同義。言風寒並有之證。但以麻黃湯發汗。則營邪去而解矣。解後半日許復煩者。因在衛之風邪未解故也。若按其脉。但浮數而不緊者。則知寒邪已去矣。脉法云。浮則爲風。數則爲熱。是中風之陽邪未去。熱鬱而煩也。可更發其微似汗。則解矣。宜桂枝湯。

傷寒二三日。心中悸而煩者。小建中湯主之。

九

心中。心胸之間。非必心臟之中也。悸。虛病也。煩。陽邪也。傷寒二三日。表證未解之時也。大凡中風傷寒之

心下悸者。或誤汗亡陽。或飲水過多。及氣血皆虛。脉見結代而然也。此條既未誤汗飲水。又不言表證。但曰心中悸而煩者。是寒邪已去。中氣已虛。僅存中風之陽邪。將次入裏而先煩也。中氣虛餒。則膈中呼吸之氣不得伸。故築築然而悸動。陽邪將陷。故熱邪內犯而虛煩也。若寒邪在營。則不應用桂枝湯矣。此因寒邪已去。風邪仍在太陽。故以桂枝湯爲主。以解衛分之邪。加入膠飴。倍芍藥。以建立中氣也。

辨誤 小建中湯。即桂枝湯倍芍藥而加膠飴也。各

注家不辨桂枝湯爲傷寒之禁劑。漫因傷寒一字。遂置之傷寒條下。而謂邪氣欲傳未傳之時。恐其內虛。故建立中氣。令邪不易入。即入亦足以禦之。如此議論。則此方僅足以暫阻邪氣而已。豈仲景立方。猶不足以療病歟。余不得已。移置太陽下篇。以俟有識者訂之。

小建中湯方

桂枝

三兩

芍藥

六兩

甘草

二兩

生薑

三兩

膠飴

一升

大棗

十二枚

右六味。以水七升。煮取三升。去滓。內膠飴。更上微火消
化。溫服一升。日三服。嘔家不可用建中湯。以甜故也。

建中者。建立中焦之脾土也。蓋土爲五行之土。脾爲
四臟之本。即洪範建中立極之義也。中氣虛餒。脾弱
不運。胃氣不行。致心中悸動。故以建立中氣爲急也。
謂之小建中者。以風邪未解。未可以參朮補中。止加
膠飴。倍芍藥於桂枝全湯和衛解邪之中。以稍裨中
土。故謂之小建中湯。芍藥性雖酸收。旣無寒邪在所
不計。李時珍謂其益脾。能於土中瀉木。故倍用之。飴

糖爲米蘖之上品。能和潤中州。經所云脾欲緩。急食甘以緩之是也。中氣旣和。陽邪得解。則心中之悸煩自止矣。

風寒火劫

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也。十四

溫鍼。即前燒鍼也。太陽傷寒。當以麻黃湯發汗。乃爲正治。若以溫針取汗。雖欲以熱攻寒。而邪受火迫。不得外泄。而反內走。必致火邪內犯陽神。故震驚搖動也。寒邪被火。尚致驚惕。況中風之陽邪被火乎。

傷寒脉浮。醫以火迫劫之。亡陽必驚狂。起卧不安者。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主之。十五

傷寒以發熱無汗言也。脉但浮而不緊。兼中風邪也。

火迫者。或熏或尉。或燒針皆是也。劫者。要挾逼脅之稱也。言風寒兩傷營衛之症。以火劫之而強逼其汗。陽氣隨汗而泄。致衛陽喪亡。而真陽飛越矣。前已云太陽傷寒者。加溫鍼必驚。此又以兼有陽邪之證。以火劫迫之。陽邪兼併於上。真陽欲亡於下。虛陽挾飲而上奔。使神魂飛越。君主孤危。故必驚駭顛狂。起卧不安也。以桂枝去芍藥。加蜀漆牡蠣龍骨。方可救其變逆也。

桂枝去芍藥加蜀漆龍骨牡蠣救逆湯方

桂枝 三兩

甘草 二兩

牡蠣 五兩 熬

龍骨 四兩

生薑 三兩 切

大棗 十二枚 擘

蜀漆 一兩 洗 去脚

右爲末。以水一斗二升。先煮蜀漆減二升。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中風當用桂枝湯者。以風邪在衛也。傷寒忌用桂枝湯者。以寒邪在營也。此方用桂枝者。所以解衛分之風邪也。去芍藥者。恐其斂營分之寒邪也。傷寒忌桂枝之溫散。故麻黃湯中用之。但忌芍藥之酸收。故此方去之。舊說謂心神浮越。故驚狂起卧不安。若論

火邪迫劫。自應心神散亂。然蜀漆之加。又不止於心神散亂矣。攷之本草。蜀漆乃常山之苗。味辛有毒。與常山功用相同。但有劫痰截瘧之功。並無斂散收補之用。且老人久病之所忌。諒非補益之品。仲景用之。不過因痰隨氣逆。飲逐火升。故使人迷亂驚狂耳。尚論引丹溪謂其能飛補。神可賴以攸寧。豈其然乎。仲景雖未明言痰飲。觀其蜀漆之用。已曉然無疑矣。况人身之津液。皆隨氣以流行。有形之痰飲。猶水濕之就下。水性無常。激之可使過顙。痰雖重濁。隨氣可以

逆行。蓋氣即是火。火即是氣。當火劫亡陽之候。下焦之虛陽失守。厥逆上奔。挾痰涎而驟升。遂使陽神飛越。痰氣迷漫而驚狂不安也。故亦以蜀漆劫截之。藥邀而奪之。破其痰飲。又以龍骨牡蠣之重所以鎮而攝之也。李時珍云。龍乃東方之神。其骨與角齒皆主肝病。許叔微云。肝藏魂。魂游不定者以此治之。牡蠣亦鹹澁鎮重。能平治肝邪。此以神魂不定。肝主驚駭。故以此急救其火劫亡陽之逆變也。前中風誤汗。俱以補虛復陽爲治。而此症獨不用者。前以亡陽則真

陽喪失。陰邪獨盛。此則陽邪兼併。陽氣獨厥。所以不同也。

火逆下之。因燒鍼煩躁者。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主之。十六
以火劫變逆之證。而又下之。此一誤再誤矣。又因燒
針而致煩躁者。蓋因外邪未盡而陽煩。真陽欲亡而
陰躁也。雖經屢誤。但見煩躁而不至驚狂。則亦未若
挾痰迷亂之甚。故不須蜀漆。止用去芍藥薑棗之桂
枝湯。以解其外。龍骨牡蠣以鎮攝其內而已。此經所
謂大小輕重制方之法也。前誤汗條中。因發汗而又

下之病仍不解而煩躁。以茯苓四逆湯主之者。以汗下兩亡其陽。故用溫經復陽之治。此雖汗下而未經誤汗。且挾火邪而表猶未解。故止宜解肌鎮墜之法也。

桂枝甘草龍骨牡蠣湯方

桂枝

一兩

甘草

二兩

龍骨

二兩

牡蠣

二兩

六爲末。以水五升。煮取二升半。去滓。溫服八合。日三服。
義見前條方論及注中

心下水氣

傷寒表不解。心下水氣乾。嘔發熱而欬。或渴。或利。或噎。或小便不利。少腹滿。或喘者。小青龍湯主之。十一

此以下二條非風寒並感之證也。因小青龍湯當附大青龍湯之後。故亦入下篇。

傷寒表不解。謂頭痛項強。發熱體痛無汗之證。未得汗解也。心下。心之下。胃脘之分也。水氣。水飲之屬也。寒邪在膈。氣不流行。故水飲停蓄也。寒邪尚在表而未解。何水飲即停蓄於心下乎。痺論云。衛氣循皮膚之中。分肉之間。熏於肓膜。散於胸腹。逆其氣則病。以

寒邪在營衛之間。邪隨衛氣而入也。乾嘔發熱。太陽表證也。喘欬。水寒傷肺而氣逆也。經云。形寒飲冷則傷肺。以肺主皮毛。寒邪在表。水氣停蓄。故傷肺氣也。或利者。水寒傷胃而下流也。或噎者。水氣寒邪窒礙胃中。氣不通行也。或渴或小便不利者。水寒固閉於中焦。則下焦之陽氣不得上騰而爲津液。故渴。上焦之清氣不得下降而爲滲利。其升降之氣化不行。故小便不利而少腹滿也。或者或有或無。非必諸證皆見也。前以風寒鬱熱之邪不得外泄而煩躁。故以大

青龍湯汗泄涼解之。此條以寒邪未解。水飲停蓄。肺臟傷。而喘欬並見。中氣寒而氣滯不行。宜溫宜散。可發可收。故以小青龍湯主之。

小青龍湯方

麻黃 三兩 去節

芍藥 三兩

五味子 半升

乾薑 三兩

桂枝 三兩

半夏 半升 湯洗

甘草 二兩 炙

細辛 三兩

右八味。以水一斗。先煮麻黃減二升。去上沫。內諸藥。煮取三升。去滓。溫服一升。

小青龍。即大青龍之變制也。謂之小者。控制而小用。

之也。蓋龍蟠蟻屈。非若升騰飛越之勢之大也。夫前以天地鬱蒸。非風狂雨驟。雷雨滿盈。不足以散鬱蒸之熱氣。此則水滯寒凝。非雨潤雲蒸。水泉流動。豈能解涸結之寒邪。是以大青龍爲辛涼發汗之劑。故用麻黃全湯。兼桂枝之半。又倍增麻黃而加石膏也。小青龍乃辛溫發散。斂逆之藥。故用桂枝全湯。去薑棗而兼麻黃之半。又加乾薑細辛者。一以助麻黃桂枝之辛溫發散。李時珍謂使寒邪水氣從毛孔中散。一取其煖中去寒。溫肺泄肺之功也。更加芍藥五味者。

所以收肺氣之逆。皆揜御箝制之法也。蓋細辛乾薑之用。以腎與膀胱相爲表裏。素問病機云。諸寒收引。皆屬於腎。故藏氣發時論云。腎苦燥。急食辛以潤之。開腠理。致津液。通氣也。張元素云。細辛味辛而熱。溫少陰之經。能散水氣。去內寒。李時珍謂辛能泄肺。故風寒咳嗽。上氣者宜之。五味芍藥。所以收肺氣之逆也。李東垣曰。酸以收逆氣。肺寒氣逆。宜與乾薑同用。有痰者以半夏爲佐。皆本諸此也。愚竊謂肺寒而氣逆者。可以酸收。若肺熱而氣滿者。未可概用也。觀仲

景制方以大青龍之興雲致雨而脉微弱汗出惡風者猶禁止之曰不可用。若誤用之。尚有厥逆惕瞤之變。至於小青龍則其制方之義周旋規矩不離方寸。後人豈可亦以小青龍養成頭角。翻江攪海爲喻乎。皆一時縱筆任意爲快口之談耳。恐未足爲定訓也。

加減法

若微利者去麻黃。加芫花如雞子大熬令赤色。

既見微利則知水氣下走。當因其勢而導使下洩去。麻黃者恐內外兩亡津液也。此說亦通。然表寒重而

全未解者。尚當斟酌。若竟去麻黃而留芍藥五味之酸收。其如傷寒表不解何。

渴者云半夏加括蕒根三兩

夫渴雖一證而各經不同。如太陽邪熱入裏則五苓散之渴也。陽明邪熱入胃。白虎湯之渴也。少陽則或渴或不渴。皆以小柴胡湯主之。若服柴胡湯已而渴者。即屬陽明矣。三陰本不應渴。而少陰有引水自救之渴。及厥陰之消渴。皆非真渴也。即少陰更有咳而嘔渴之證。亦不過以猪苓湯導水而已。此條或渴之

證乃水寒在胃。下焦之氣液不得上騰而爲涕唾。故渴。心下既有水氣。豈可亦以括萋根爲生津而用之邪。若未以爲然。觀下文服湯已而渴。爲寒去欲解。則知不必以撤熱生津爲治矣。若必用撤熱。胡不去乾薑之辛熱邪。况半夏本辛滑之品。諸家俱以其燥津液而去之。何也。李時珍本草列之滑劑中。云引痰涎自小便去者。則半夏茯苓之屬。又云半夏南星皆辛而涎滑。皆洩濕氣通大便。蓋辛能潤。能走氣。能化液也。或以爲燥物。謬矣。濕去則土燥。非二物性燥也。以

此推之。必非仲景所加。非王叔和。即成無已輩。彷彿小柴胡湯之加減而增入也。以致朱奉議陶節菴輩。凡遇渴證。必去半夏而加括蔞根。曾不稍揆時義。察其陰陽寒熱。而率意妄爲加減。每效前人之非而不覺。謂之一代名家。是邪非邪。

若噎者。去麻黃。加附子一枚。

噎者。心下有水氣。而胃氣不通也。所謂水寒相搏。其人必餒。噎與餒同。蓋呃逆也。夫呃逆。有火呃。實呃。冷呃。之不同。此水寒相搏。故加附子以溫散之。若寒甚。

而陽氣虛者。去麻黃而不使汗泄。其虛陽亦可。

若小便不利。少腹滿。去麻黃加茯苓四兩。

小便不利而少腹滿。爲下焦無火。不能氣化而出也。真陽不足。去麻黃而不使汗泄。則可矣。茯苓不過味淡滲洩而已。豈能助下焦氣化之功哉。

若喘者。去麻黃加杏仁半升。去皮尖。

喘爲肺氣逆滿之證。加杏仁以助麻黃利肺氣可也。若加杏仁而去麻黃。施之於表不解之傷寒。恐未切當。若肺虛而喘。則又宜補不宜瀉。非惟麻黃當去。併

杏仁亦不可加矣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發熱不渴。服湯已渴者。此寒去欲解也。小青龍湯主之。三

傷寒心下有水氣。咳而微喘。與上文同義。發熱不渴者。因心下有水氣。故雖發熱亦不渴也。服湯謂服小青龍湯也。服湯已而渴。則知心下之水氣已消。胃中之寒濕已去。但以發熱之後。溫解之餘。上焦之津液尚少。所以反渴也。前以有水氣。故發熱不渴。今服湯已而渴。故知寒水去而欲解也。

辨誤 小青龍湯主之句當在發熱不渴句下。今作末句者。是補出前所服之湯。非謂寒去欲解之後。更當以小青龍湯主之也。注家謂寒去欲解。仍以小青龍湯主之。言以輕劑助其欲解之勢耳。愚謂寒邪既去。而欲解。豈可再用麻黃桂枝發汗。以耗其津液。乾薑細辛之辛熱。增其燥渴邪。况麻黃桂枝乾薑各三兩。五味子半升。豈輕劑邪。此與前發煩目瞑衄乃解之後。及不發汗因致衄者。皆以麻黃湯主之之義相同。豈衄血之後。更可用麻黃發其汗邪。因不先以麻

黃湯發汗。因致衄耳。故下文曰。當以麻黃湯主之。蓋
與此條同一補出之法也。

證象陽旦

傷寒脉浮目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攣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此悞也得之便厥咽中乾煩躁吐逆者作甘草乾薑湯與之其脚即伸若胃氣不和譫語者少與調胃承氣湯若重發汗復加燒鍼者四逆湯主之十問曰證象陽旦按法治之而增劇厥逆咽中乾兩脛拘急而譫語師言夜半手足當溫兩脚當伸後如師言何以知此荅曰寸口脉浮而大浮則爲風大則爲虛風則生微熱虛則兩脛攣病症象桂枝因加附子參其間增

桂令汗出。附子溫經。亡陽故也。厥逆咽中乾煩躁陽明
內結。譫語煩亂。更飲甘草乾薑湯。夜半陽氣還。兩足當
熱。脛尚微拘急。重與芍藥甘草湯。爾乃脛伸。以承氣湯
微溲。則止其譫語。故知病可愈。十一

兩條本是一義。後段設爲問答者。即爲上文作注脚
也。證象陽旦。言症似桂枝也。即形作傷寒病如桂枝
之類。乃風寒並感也。證象陽旦者。謂傷寒而脉浮自
汗出。小使然。煩皆似山風之脉證也。倘按法治之。
當以桂枝湯汗解之。乃爲合法。不知更有微惡寒。脚

掣急之證。乃真陽虛弱。寒在下焦也。兼證如此。則又不可以桂枝湯汗解而愈虛其陽氣矣。若反與桂枝湯。欲攻其表而使熱熱汗出。此誤也。故纔得桂枝湯之汗解而虛陽敗泄。即便四肢厥冷矣。何也。以四肢爲諸陽之本故也。太陰之脉布胃中。絡於噤。少陰之脉循喉嚨。挾舌本。厥陰之脉上貫膈。循喉嚨。以虛陽而爲盛陰所迫。虛火上奔。故咽中乾也。陽邪在上。故鬱而爲煩。陰邪在下。故發而爲躁。陰氣盛而上逆。故吐逆也。蓋以下半純是陰寒。故兩脛拘急。上截陽邪。

在胃。所以譏語。故曰按法治之而增劇也。然何以知之。因寸口脉浮而大故也。浮則爲風。固人皆知之矣。而不知大則爲虛也。脉大則當云實。何以反謂之虛乎。蓋大而有力者爲實。若大而浮者。是輕取之而有餘。重按之則不足。所謂大而無力者爲裏虛也。故曰大則爲虛。蓋言其脉雖大而浮也。然中風之脉。雖浮而未必大。亦未必寸口獨大。此但言寸口脉浮大。而不及關尺者。蓋寸主上焦。惟寸口浮大。爲上盛下虛之象。乃虛陽上泛之脉也。浮爲風邪在表。故當生微

熱寸口浮大。則虛寒在下。故兩脛拘攣。此證雖屬傷寒。而所見之病症。象桂枝湯證。故仍於桂枝湯中。加附子。參於其間。則真陽有助。不患其汗泄。故又增桂。令汗出。以解衛分之陽邪也。其所以加附子溫經者。以下焦無陽故也。此法即上篇誤汗亡陽。桂枝加附子湯。乃爲傷寒脈浮自汗出。小便數。心煩微惡寒。脚拘攣之正治也。若不察其微惡寒。脚拘攣之亡陽虛證。已經反與桂枝湯。悞攻其表。使陽氣愈虛。陰邪上逆。以致厥逆咽中乾煩躁。又兼陽邪內陷。致陽明內

結。讖語煩亂者。且勿治其讖語。以虛陽恐其易脫。胃實可以暫緩。故更當飲甘草乾薑湯。以平其上逆之陰邪。復其虛竭之陽氣。至夜半陽氣還。兩足當熱。然足雖熱而兩脛尚微覺拘急者。重與芍藥甘草湯。以和陰養血。舒其筋而緩其拘急。脛乃得伸矣。此時陰邪已退。陽氣已復。其胃氣不和。猶讖語煩亂者。然後少與調胃承氣湯。令大便微溏。則胃中熱邪下泄。方能止其讖語而病可愈也。若重發其汗。復加燒針。強逼其汗。則亡陽殆甚。幾於敗絕矣。故當以四逆湯主

之

辨誤 陽旦。成注謂是桂枝湯之別名。余閱原文中其發問之端。則曰證象陽旦。下文答語中。則云病證象桂枝。是仲景明明說出。則成氏之說。未爲無據。而喻氏非之云。仲景之圓機活法。妙在陰旦陽旦二湯。以桂枝而有別名。是必一百一十三方。方方皆有別名。然後可。此亦膠固不通之論也。如炙甘草湯。亦可名復脈湯。乃偶然耳。豈有意爲之。而皆有別名邪。觀其陽旦陰旦之說。並未有所引據。而云桂枝加桂曰

陰旦湯。桂枝加黃芩爲陽旦湯。謂陽旦者。天日晴暖。及春夏溫熱之稱。陰旦者。風雨晦冥。及秋冬涼寒之稱。遇時令溫熱。則加黃芩。名曰陽旦。遇時令涼寒。則加桂。名曰陰旦。豈時令溫熱之時。更無陰寒之症。時令寒涼之候。必無溫熱之病邪。若是。則四逆理中。必用之於秋冬。白虎青龍。必施之於春夏矣。其何以謂之圓機活法乎。且云病人得之便厥。明明誤在黃芩。助其陰寒。若單服桂枝湯。何以至是。由此觀之。是全不知黃芩之寒涼。與陽虛之汗泄。其害爲孰大矣。夫

黃芩寒涼之小者也。倘悞服之。不過損其胃中之熱氣耳。豈能令四肢便厥。若夫陽虛之證。而汗泄之。則不唯更損其衛氣。且敗泄其真陽矣。焉得不至於得之便厥邪。蓋以衛氣爲真陽之所發。真陽爲衛氣之本根故也。所以厥逆。潤惕。及四肢微急。難以屈伸之類。皆誤汗亡陽所致。二者相較。爲何如哉。又云。觀增桂令汗出一語。豈不昭昭邪。揣其微意。不過因增桂令汗出一語。遂以桂枝湯加桂爲陰旦湯。愚以爲增桂令汗出。是增桂枝而非肉桂也。李東垣謂桂性辛

熱。陽中之陽也。氣之薄者。桂枝也。氣之厚者。桂肉也。經云。氣薄則發泄。故桂枝上行而發表。氣厚則發熱。桂肉下行而補腎。此所謂增桂令汗出者。非桂枝邪。若曰加桂爲陰旦湯。則上篇燒針令汗之。桂枝加桂湯。亦可稱陰旦湯矣。令學者何以別乎。陽旦一湯。金匱要畧云。產後風續之。數十日不解。頭微痛。惡寒。時時有熱。心下悶。乾嘔。汗出雖久。陽旦證續在耳。可與陽旦湯。注云。即桂枝湯。並無加黃芩之說。亦無陰旦湯。據活人書一百一十三方之外。更有李根湯。霹靂

散。葳蕤湯等雜方。內有陽旦陰旦二湯。其陽旦湯云。治中風脉浮。發熱汗出。惡風頭項強痛。鼻鳴乾嘔。則仍是仲景桂枝湯脉證。而以桂枝湯加黃芩爲陽旦湯治之。則黃芩之加。出自朱奉議也明矣。而謂仲景圓機活法。妙在陰旦陽旦二湯。然乎否乎。至於陰旦湯則於桂枝湯中。非唯不加桂。而加乾薑黃芩一寒一熱之藥。亦是後人雜亂之方。恐亦未足深信。尚當攷訂云。

甘草乾薑湯方

甘草

炙 四兩

乾薑

炮 二兩

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五合。去滓。分溫服。

甘草味甘性緩而和中。用之以平其上逆之陰氣。乾薑味辛性熱而守中。以回其衰弱之虛陽。爲前附子溫經之助。故能令其陽氣還。兩足熱也。

芍藥甘草湯方

芍藥

四兩

甘草

炙 四兩

右二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半。去滓。分溫再服。

藏氣法時論云。肝主春。足厥陰少陽主治。肝欲散。急

食辛以散之。以酸瀉之。芍藥味酸而益陰。又云肝苦急。急食甘以緩之。甘草味甘而性緩。所以用此方者。蓋因脛尚微拘急耳。拘急者。筋不得舒也。筋者。足厥陰肝之合也。筋不舒而攣急。故以酸瀉之。以甘緩之。是以厥陰少陽主治治之也。然兩足攣急。乃下焦無陽之證。雖用酸瀉。甘緩。曷足以伸兩脛之拘急。因前增桂汗出。附子溫經之後。更飲甘草乾薑湯。陽氣既還。兩足已熱。乘此溫熱已効之後。續用此以但舒其筋。所以脛乃得伸也。

調胃承氣湯方

大黃

四兩酒浸既云調胃當是二兩即今之五錢外

甘草

二兩當是一兩

芒硝

半斤大承氣止用三合既云調胃豈

反過之當亦是二兩

右三味。咬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去滓。內芒硝。更上火。微煮。令沸。少少溫服。

調胃者。調和胃氣也。胃有實邪。而譫語煩亂。故以大黃芒硝之。鹹苦泄之。又恐其性力之峻。更以甘草之甘。緩和之。所煮不過一升。而又少少服之。使胃氣和平而已。若大邪大熱。仲景以大承氣湯攻之。其亡津

液。胃中乾燥。大便難者。乃無大熱邪之脾約也。仲景
即以小承氣湯和之。不令大泄下。及麻仁丸潤之而
已。此以證象陽旦之傷寒。實陽虛陰盛之症。而兼有
陽明內結之實邪。故譏語煩亂。雖用桂枝加桂。參附
子以溫經。更服甘草乾薑湯以和陰助陽。夜半陽氣
已還。兩足已熱。又以為藥甘草湯伸其兩脛之拘急
矣。而陽明所留之內結譏語猶未除也。乃胃中之實
邪未去耳。因虛陽初復。未可峻下。故少用調胃承氣
湯。令大便微溏。以和其胃而譏語自止也。然不特此

也。凡論中之胃實而無大熱邪者。皆同其治也。

四逆湯方

甘草

二兩炙

乾薑

一兩半

附子

一枚生用破八片去皮

右三味。㕮咀。以水三升。煮取一升二合。去滓。分溫再服。

四逆湯者。所以治四支厥逆而名之也。素問陽明脉

解云。四支者。諸陽之本也。陽盛則四支實。即陰陽應

象論之清陽實四肢也。靈樞終始篇云。陽受氣於四

末。陰受氣於五臟。蓋以穀入於胃。氣之清者爲營。行

於脉中。濁者降於下焦。爲命門真陽之所蒸騰。其氣

直達皮膚而爲衛氣。先充滿於四末。然後還而溫肌肉。衮腠理。行於陰陽各二十五度。故四肢爲諸陽之本。此以真陽虛衰。陰邪肆逆。陽氣不充於四肢。陰陽不相順接。故手足厥冷而爲厥逆。咽中乾也。若重發其汗。更加燒針取汗。則孤陽將絕矣。仲景急以溫經復陽爲治。故立四逆湯。其以甘草爲君者。以甘草甘和而性緩。可緩陰氣之上逆。乾薑溫中。可以救胃陽而溫脾土。即所謂四支皆稟氣於胃而不得至經。必因於脾。乃得稟焉。此所以脾主四支也。附子辛熱。直

走下焦。大補命門之真陽。故能治下焦逆上之寒邪。
助清陽之升發。而騰達於四肢。則陽回氣煖。而四肢
無厥逆之患矣。是以名之曰四逆湯也。

邪傳陽明

白虎湯。陽明胃熱之藥也。本應在陽明篇中。因
太陽證罷。即可傳入陽明。故當在太陽三篇之
末。且白虎爲溫暑主治之要藥。亦當在治溫之
青龍湯後。所以編入太陽下篇。下文即附溫病
風溫。及瘧濕暍諸證於後。爲承上啓下之次序
云

傷寒脉浮滑。此表有熱。裏有寒。白虎湯主之。大

前風寒並感。雖鬱熱之甚。而至於煩躁者。其邪猶在

太陽之表。故以麻黃石膏。制爲大青龍湯。以汗泄涼解之。其輕者。則以桂枝越婢。及麻黃桂枝各半湯。解散之而已。自此以下。皆用白虎湯主之者。所以辨脈浮而邪在太陽者。不可與白虎湯。若邪熱已傳陽明而入裏。更察其無表證者。即當以白虎之辛涼。清其胃熱而潤其津液也。但此條脈浮。則風邪在表。不應即用白虎湯。脈滑則實熱在裏。又不應云裏有寒矣。而以白虎湯主之。其義未詳。恐有舛誤脫落。未可知也。今以白虎湯主之之義論之。則下文所云傷寒脈

浮發熱無汗。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是白虎湯爲表邪未解之所忌用。若云傷寒表有熱。固非所宜。而曰裏有寒。尤所當忌。而仲景反以白虎湯主之。何也。以意推之。恐是先受之寒邪。已經入裏。鬱而爲熱。本屬寒因。故曰裏有寒。邪既入裏。已入陽明。發而爲蒸。蒸之熱。其熱自內達外。故曰表有熱。合而言之。實表裏皆熱。若胃實而痛者。爲有形之邪。當以承氣湯下之。此但外邪入裏。爲無形之熱邪。故用寒涼清肅之白虎湯。以解陽明胃腑之熱邪也。然此條疑義。因原

文詞不達義理。幻難知證。治相反。雖強解之。終未知其然否也。

白虎湯方

石膏

一斤
研細

知母

六兩

甘草

二兩

粳米

六合

右四味。以水一斗。煮米熟湯成。去滓。溫服一升。日三服。白者。西方之正色。虎者。西方秋金之陰獸也。故爲西方兌金之神。乃天地清肅之收氣也。然非必有是物也。以其爲西方清肅寒涼之氣。故以爲喻也。夫陽氣發泄之極。至盛夏而酷暑炎蒸。其熱淫之氣。靡所止。

極。故有秋氣以收之。而金風薦爽。炎暑方收。白帝司
權。天地以肅。人身之邪氣。鬱蒸於肌表。而不得發泄
者。以桂枝麻黃湯汗解之。至於風寒鬱熱之甚。煩躁
不得汗泄者。以大青龍湯涼解之。至邪氣在裏而胃
熱鬱蒸者。方以白虎湯清解之也。然非但爲此而設
也。仲景實爲夏至以後之暑病立一大柱也。後人不
知。皆謂仲景但立麻黃桂枝以治風寒。而遺溫暑之
治。致後人即以麻黃桂枝混治溫暑。遺害無窮。又輒
歎爲不全之書。何哉。皆由不悟仲景立法之旨。不曉

麻黃爲傷寒之大柱。桂枝爲中風之主劑。青龍爲溫病之提綱。白虎乃暑病之主方。而每恨以爲殘缺不全者。皆不知變通之故也。豈知就此四柱而神明變化。進退出入之。則風寒溫暑之症。無遺蘊矣。石膏辛寒。辛爲金之味。寒乃金之性也。寒涼清肅。故以爲君。知母辛苦性寒。入足陽明手太陰。瀉腎火而滋化源。故以爲佐。甘草者。緩其性也。粳米者。和中保胃氣也。謂之白虎者。猶虎嘯風生。寒威凜冽。使熱邪冰釋也。傷寒脈浮。發熱無汗。其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渴欲

飲水無表證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十九

此所以申明太陽陽明表裏之辨。而覈其治法也。脉浮。風邪在表也。發熱無汗。寒邪亦在表也。以風寒皆在表而不解。則邪熱猶在太陽。未入於裏。當以解表爲急。猶未可以寒涼爲治。故曰不可與白虎湯。恐其既不能解表。而邪又未入於裏。徒傷胃氣故也。若渴欲飲水。則知邪熱已入陽明之裏。胃中之津液枯燥矣。然猶必審其無表證者。方以白虎湯解其煩熱。又加人參以救其津液也。然白虎一方。但能除胃熱而

不能治胃實。倘舌胎黃黑燥裂。脉實大而胃脘繞臍硬痛者。仍當以承氣攻之也。

白虎加人參湯方

於白虎湯方內。加人參三兩。餘依白虎湯方法。

服桂枝湯。大汗出後。大煩渴不解。脉洪大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二十

此言太陽既罷而入陽明也。前服桂枝湯法中。本云令熱熱微似汗。則邪氣解矣。若使如水流漓。則病必不除。此因大汗出後。遂至胃中津液耗竭。陽邪乘虛。

入裏。至大煩渴而不解。上篇之大汗出。脉浮而微熱。消渴者。及中篇之發汗後。脉浮數煩渴之證。皆以誤汗亡陽。下焦無火。膀胱之氣化不行。失其蒸騰之用。故氣液不得上升而渴也。然脉浮則其邪仍在太陽。故以五苓散主之。今大煩渴而脉見洪大。則邪不在太陽。而已傳入陽明矣。即陽明篇所謂陽明脉大者是也。故以白虎湯解胃中之煩熱。加人參以補其大汗之虛。救其津液之枯竭也。

辨誤 條辨謂汗出過多。亡津液而表裏燥熱更甚。

所以用白虎湯解表裏之熱。尚論即仍其舊。亦謂大
汗津液外亡。大煩渴則燥熱內極。脉轉洪大。旣不曰
邪傳陽明。當用白虎以解胃熱。而曰凶變將起。計唯
白虎湯可以兩解表裏之熱。不思若至大煩渴不解。
脉已洪大。是邪入陽明之裏。胃中熱燥已極。豈尚有
表熱可解。若表尚發熱。則表症仍在。又不宜白虎湯
矣。豈反忘上文表不解者不可與白虎湯邪。况其上
文注中。已云白虎湯。但能解熱。不能解表。必表證皆
除。但熱渴而求救於水者。方可與之。而此注又曰兩

解表裏之熱。一人之注前後不符。皆因成氏有和表散熱之謬解。所以後人皆蹈其轍迹耳。

傷寒無大熱。口燥渴。心煩。背微惡寒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三一

此所以嚴陰陽寒熱之辨也。言傷寒本發熱無汗。而曰無大熱者。言邪不在表也。口燥渴而心煩者。邪已入裏。陽明病也。成氏謂背爲陽。背惡寒。口中和者。少陰病也。當與附子湯。今口燥而渴。背雖惡寒。此裏也。惡寒亦不至甚。故曰微惡寒。與白虎湯。此說最爲中。

竅。可見口中和之背惡寒。與口燥渴之背惡寒。其表裏陰陽迥別。而附子湯與白虎湯之治。亦天淵殊絕矣。方氏以背爲人身至陰之地。不勝寒而有餘惡。誤矣。尚論尤而效之。何也。此言大約以老子所謂萬物負陰而抱陽。故有是說。不知老氏所謂負陰抱陽者。言萬物肖天地之氣以爲形。一陽生於至陰之中。如卵生者。殼與黃白皆陰也。黃中所含之精微則陽也。胎生者。則以胞胎爲陰。而胞中之子則陽也。以草木言之。則以甲拆爲陰。而以萌蘖爲陽也。所抱之陽在

內則所負之陰在外。萬物皆陰中含陽以爲生。非獨以背爲陰也。易卦以背爲艮止之象者。以身爲動物。惟背則止耳。此又以動靜爲陰陽也。若以人身之經脈言之。則督脈爲純陽。而太陽之經脈夾督脈而行於兩旁。任脈爲至陰。而太陰經之脈穴夾任脈而行於兩旁。此腹背之陰陽也。豈可以背爲至陰之地乎。若必以背爲至陰之地。則素問金匱真言論所云。人身之陰陽。則背爲陽。腹爲陰。豈經文反爲謬語乎。然此條之背惡寒。口燥渴而心煩者。乃內熱生外寒也。

非口中和之背惡寒可比擬而論也。故以白虎加人參湯主之。

傷寒若吐若下後七八日不解。熱結在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者。白虎加人參湯主之。二十二

傷寒但言吐下而不言發汗。明是失於解表。故七八日不解。又因吐下之誤。邪氣乘虛陷入。故熱邪內結於裏。表裏俱熱。時時惡風。似邪未盡入。當以表裏兩解爲是。若大渴舌上乾燥而煩。欲飲水數升。則裏熱

甚於表熱矣。謂之表熱者。乃熱邪已結於裏。非尚有表邪也。因裏熱太甚。其氣騰達於外。故表間亦熱。即陽明篇所謂蒸蒸發熱。自內達外之熱也。時時惡風者。言時常惡風也。若邪氣在表。只稱惡風而不曰時時矣。謂之時者。即上篇第七條所謂時發熱之時也。熱既在裏。而猶時時惡風。即所謂熱則生風。及內熱生外寒之義。故不必解表。而以白虎湯急解胃熱。更加人參者。所以收其津液而補其吐下之虛也。

重編張仲景傷寒論證治發明溯源集卷之四

終